

川劇

32

✓ 太君辭朝 ✓ 公堂失和
✓ 祭岳飛 ✓ 拾玉鐲
隱 夢

出

为了滿足厂礦文娛活動的需要和廣大的川劇愛好者的要求，我們征得重慶市文化事業管理局戲曲工作委員會的同意，把重慶市几年來整理研究的川劇劇本擇要分輯出版。

川劇的劇目是異常豐富的。它富有民間藝術的特點，可是有更多的劇目還保存在老藝人的記憶里，由他們口傳心授，沒有用書本的形式流傳下來或固定下來。

这里所選的劇本是在毛主席“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正確指示和中央的戲曲改革方針下，緊緊依靠了川劇藝人，經過深入的發掘，多次的研討、整理和修改而成的。

虽則如此，但傳統戲曲的整理和修改，是一件相當複雜、繁重的工作，同時是一件創造性的工作。所以這些劇本的整理和修改，雖然經過一些重大的努力，還不算是最後的定本，因而也就有別於“川劇叢刊”的本子。

希望廣大的川劇工作者、川劇愛好者提出意見，以便提供有關方面研究參考，使川劇能在現有的基礎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

目 錄

驚夢（胡琴）·····	（ 1 ）
公堂失和·····	（ 6 ）
祭岳飛（胡琴）·····	（ 30 ）
拾玉鐲（彈戲）·····	（ 35 ）
太君辭朝（胡琴）·····	（ 52 ）

驚 夢

(胡琴)

——長生殿之一折——

亞 光 整 理

人物：唐明皇——(正生)簡稱“皇”

楊玉環——(花旦)簡稱“楊”

安祿山——(淨)簡稱“安”

士卒八人

宮人四人

(唐明皇楊玉環上)

皇：(唱“西皮倒板”)賢妃子比从前玉容稍減，
(四柱)又誰知鏡破后又得重圓。

楊：(唱)蒙君王輾轉思情長義遠，瞞双成和小
玉二次下凡。

皇：（唱“大过板”）孤命得洪都客排空馭電，到蓬萊訪妃子（轉二流）王心才安。

楊：（唱）妾也曾命方士傳書帶簡，問萬歲可收到鈎盒釵環？

皇：（唱）方士回王接得信音一片，才知道賢梓童位列仙班。

楊：（唱）九華宮原本是妻妃安佔，多感得萬歲王把旨傳宣。

皇：（唱）你為何拋寡人一去不返，望銀河听漏聲長夜不眠。

楊：（唱）休提起从前事令妾埋怨，一國君把妃子保之不全。

皇：（唱）離亂年仗他們武夫強悍，失國君無杈柄妃子海涵。

楊：（唱）到而今狼煙息九重日現，昭陽院是那一位請出一觀。

皇：（唱）自寡人回長安世事看淡，閉宮門王不染粉黛三千。

楊：（唱）妾好比同林鳥又遭弓彈。

皇：（唱）王願效斷琵琶永不續絃。

楊：（唱）妾好比春蚕死一絲未斷。

皇：（唱）王不坐唐社稷渡王登仙。

楊：（唱）君妃們難割離情長義遠。

皇：（唱）午門外殺聲起地覆天翻。（齊）

（宮人急上）

宮：（白）報！安祿山二反長安！（下）

皇：（唱“倒板”）王只說國太平又遭離亂！

楊：（唱“三板”）眼見得君妃們不得團圓！

皇：（唱）這才叫事燃眉無人救難！

楊：（唱）郭子儀李光弼袖手旁觀！

（宮人急上）

宮：（白）報！安祿山洗宮殺院。（下）

皇：（唱“原板”）賊進宮王正要會他一面。

楊：（唱）擋定了萬歲王切莫上前，知恩的他不該臣把君犯。

皇：（唱）王栽林來養虎反把王餐，事臨危問妃

子拿何主見？

楊：（唱）君妃們躲之在萬花樓前。

（安祿山帶卒上，走場）

安：（唱“原板”）孤王馬上傳令箭，大小兒郎听的端，緊緊圍住長生殿，休要放走楊玉環。

（齊）

（白）四下搜來！

卒：四下無人。

安：轉過萬花樓。

皇：（唱）罵賊子你吃了天雷的胆。

安：（唱）叫罵孤王不耐煩。

楊：（唱）賊呀！賊！你兵反長安為哪件？

安：（唱）要效當初一段緣。

皇：（唱）萬里洪基讓你管。

安：（唱）不要江山要玉環。

楊：（唱）你烏鴉敢把鳳凰亂。

安：（唱）你嫩花枝却被我老藤纏，掉回頭來把兵點，大小兒郎听孤言，將貴妃攆出長生、

殿，昏君拋在御殿前。

(安祿山擁楊玉环下)

宮：(白)萬歲甦醒！

皇：寡人適才一場好夢，又被宮人打攪，孤不免再理香枕，重尋舊夢，或者一誠有感，重訂三生，也未可見得。哎！孤想才子佳人一夢而已，妃子呀妃子，王從今以後再不思念你了。

(吹打下)

和失堂公

——紅書劍之一折——

楊肇菴 許晉逵 清理

人物：高 楨——（正生）簡稱“高”

梅 仲——（小生）簡稱“梅”

海世容——（末）簡稱“海”

丁 香——（旦）簡稱“丁”

獄 吏——（丑）簡稱“獄”

門 役——（雜）簡稱“門”

衙役、衛侍各若干

（高楨持紅書、寶劍、詞狀，乘轎領衙役上；入坐。）

（海世容持紅帖上。）

海：門上人請了！

門：何事？

海：梅二老爺有紅本參拜。（呈帖給門役）

門：（接帖）候着。（轉向高楨呈帖介）稟大人！

梅二老爺有紅本參拜。

高：（接帖，微笑）掩門，有請！

門：是。（向眾衙役）掩門！

（眾衙役分下）

門：（向海世容）有請！

海：是。（轉向內介）有請！

（梅仲上。高楨下位出迎，見海世容認為是殺人兇犯；海見高注意自己，有些詫異）

梅：仁兄！

高：（即轉向梅）哦！賢弟。

（吹打、見禮；入坐過場）

梅：仁兄勘糧而歸，小弟有失遠迎，還望恕罪。

高：人多事冗，倒把賢弟耗煩了。

梅：仁兄此番四路勘糧，可發現民間疾苦？

高：為兄此番勘糧，接有兩樁案件不明，正要到

賢弟處來候教。

梅：仁兄話說那里，弟兄同窗攻書，同城為官，說出唇來大家詳解，怎敢當得候教二字，請兄試說其一？

高：（影射地）若論首樁案件，就是推車之人，輾死街心黃犬。這要定個甚么罪？

梅：請問仁兄：車兒有載無載？

高：正是滿載。

梅：車既滿載，必然有聲，黃犬聞聲不讓，依小弟看來，這個老狗該死。

高：哦！這個老狗該死呀？兄也知道，（視海世容）這個老狗該死！

梅：請問仁兄，第二樁案件？

高：有一同城官員，教僕不嚴，私自出衙，在長樂坡前因姦不從殺傷人命。賢弟，這又該定個甚么罪？

梅：豈有此理！有道是：“家奴犯法，罪歸家長。”依小弟看來應該定個抵罪。

高：(幽默地)唉！賢弟，只怕定重了些罷？

梅：有道是：王法無情。依小弟看來還定輕了。

高：好！為兄这里有張詞狀，(交狀給梅)賢弟拿去看來。(梅仲接狀觀看，吹“風入松”)

梅：(驚詫)何故有此！何故有此？……(想介)

哽！我明白了！(還狀給高)仁兄，想小弟對他們下人是素來謹嚴，若非差使不得私自擅出；我想仁兄，待他們下人素來寬大，因此他們就驕橫起來，私自出衙，因姦不從，殺傷人命。仁兄職分大了不好担戴，要小弟來担戴此案，是也不是？

高：唉……！為兄都担戴不起，要弟來担戴嗎？賢弟，你快來！

梅：來則甚？

高：快來招承在案，為兄頗着紗台不戴，也要撥活弟的罪名。

梅：你莫非要指地成牢嗎？

高：这样說來賢弟不招嗎？

梅：沒有此事嘛。

高：那兄就要變情！

梅：莫非要罵我？

高：君子絕交不出惡言。

梅：莫非要打我？

高：弟兄結拜情重。

梅：不打不罵，你要怎樣？

高：我要升堂勘審。

梅：好嘛。我又看你怎樣問法？

高：（微有氣憤地叫介）站隊！

（众衙役分上。高、梅對視。高坐公案，梅
昂坐一旁斜目視高）

高：賢弟，快來呀！

梅：來則甚？

高：快來画招，兄好落案。

梅：哎！你不明程序呀？

高：何言為兄不明程序呢？

梅：我的僕人并沒殺人；縱然殺人，你為糧道，我為糧廳，你也把我判之不了。你是不是不明程序呢？

高：嗨呀，我是不明程序呀！

梅：哼，哼，你明囉！

高：你為糧廳，我為糧道，是把你判之不了，自有能員前來審問。（叫役）陞轎！

（众衙役下）

梅：仁兄陞轎向那里去？

高：我去面見督憲大人，另委能員前來勘審。

梅：督憲大人是狼？

高：非狼。

梅：是虎？

高：非虎。

梅：難道將我吞了不成？

高：兄莫問你：“暴虎憑河”的下句怎道？

梅：死而無怨。

高：你要記得！（下）

(梅仲氣憤地望着高楨下后，轉身怒向海世容)

梅：海世容呀，老奴才！胆敢私自出衙，因姦不從殺傷人命，事已至此，你還不實講？

海：哎，東人吶！老奴自隨東人，從未擅離左右，難道老奴殺人沒有殺人東人都不知道嗎？

梅：好！只要你沒有殺人，把你那胆兒放得大大的，等他轉來再作定奪。

(高楨着蟒袍持公文帶衛侍上，梅仲迎接)

(高楨趾高氣揚，輕視梅仲)

梅：仁兄面見督憲大人一事？

高：哦！你問我大人嗎？

梅：(見高如此心中有些氣憤，但又忍住)請高大人的示下嘛。

高：我去面見督憲大人，督憲大人言道：你糧廳犯罪原不該我糧道勘審；奈兄四路勘糧有功，加陞兄為臬司來審這樁案件。這一

下委札在此，你看：問得了嗎又問不了呢？

梅：（眉眼，看委札，氣憤地）問咧有甚么問不了啊。

高：問得了嗎？

梅：（不理）……

高：如此貴廳就請嘛！

梅：請甚么？

高：請陞公案。

梅：那個地方？

高：呃。

梅：鵬程萬里，終有到日。

高：哦！鵬程萬里，終有到日呀？兄莫問你，此刻呢？

梅：此刻……

高：怎么？

梅：還要候教啊！

高：你原本要候教。

（高、梅對相，高意氣揚揚的坐上公案，梅昂

然端坐一旁不理高)

高：(見梅不理，微怒介)吓！枉为粮廳，儀度不熟，起鼓参見！

梅：(冷笑)起鼓参見！这句话我到与你記得啲！(嘆气)唉，我为的好朋友啊！(無可奈何只得起身行礼)上是大入，卑職梅仲素礼……

役：参！

梅：(叩头)

役：重参！

梅：(叩头)

役：再参！

高：(很气派地叫梅)起去！

梅：謝大人……恩呐。

役：(齐吼)呼——啊——

梅：(取出袖內白扇——对高表示抗拒)

高：(視梅后叫衙役)來呀！

役：喳！